

藏笔

时间与金钱

梅桑榆

“时间就是金钱”一语,不知出自哪位高人之口,此说固然可能使人珍惜时间,利用时间,从而获得更多的金钱。然而人的生命乃是由时间所组成,若是将整个生命都用在换取金钱上,日复一日地披星戴月,忙忙碌碌;胼手胝足,心力交瘁;身不由己,心为形役;很可能将人生弄得意趣全无,甚至为了将时间变成金钱而忽视或埋没了自己某个方面的才华,未能在有生之年使生命体现出比换取金钱更重要的价值。再说,这世界上并非每个人都可以将时间变成金钱,而金钱也不是时间的唯一价值所在。人人均会为金钱而奋斗,必然导致整个社会拜金主义盛行。若是人们在拥有金钱之后,能懂得“金钱就是时间”之理,人生的景况将会大不相同,而社会上盛行的“主义”,也不会仅剩“拜金”一种。我所说的“金钱就是时间”,其意即金钱可以换取时间也。我这里所说的时间,是

少,绝大部分人只能靠自己一点一点地积累财富。但这并不说明后者就不能以有限的金钱换取时间。美国文豪福克纳,年轻时靠打工维持生活,但他仍有很多的时间写作。他的办法是,在打了几天工,挣得了一个月的生活费之后,便躲在自己的小屋子里写他的小说。福克纳若只是信奉“时间就是金钱”,一生都在为赚钱而努力,其才华也必将彻底埋没。福克纳以金钱换取时间之法,我早年读后印象极深,且一直有效仿之心。我来京之初,受文友鼓动,到人才洽谈会上自我推销,结果当上了某刊物的编辑兼记者,月收入相当于我以前半年的工资。这对于处于贫困状态而又漂泊异乡的我来讲,真是飞来好运。开始我不免沾沾自喜,但上班之后,我渐渐转喜为忧:那种任人差遣的苦恼,令我难以忍受,而不能写自己的文章,更是令我痛心。我原以为工作之余仍可写作,哪知属于幻想。——我为了金钱而出卖了自由,失去了我所需的时间!于是我上了五个月的班,盘算手中的钱已可以换取至少一年的时间之后,便毅然辞职,恢复自由之

身,以写作为业。其实,不仅我是如此,京城不少自由撰稿人也是如此,他们今天写一篇应景之文,明天编一本卖钱的书,其目的都是为了以所得稿费来维持生存,换取时间,从容写作自认为有价值的作品。人们常以“寸金难买寸光阴”这句古话来形容时间的宝贵。其实,真有黄金,何愁买不到光阴!当然,我这里所说的

光阴,乃是指我们从事某种赚钱之外的事业或享受人生所需要的时间,而不是指寿命的延长。人各有志,对于一心一意将时间换取金钱的人,我不想妄加评论,但我一直信奉“金钱就是时间”,并不惜以金钱来换取我所需要的时间,哪怕是有限的时间,因为我深知人生有限。



硕果(国画) 永辉

封面是书的脸,作者名,出版社名是五官。书的传神勾魂之处,首在于此。一幅好的封面,妙不可言,它的设计者,必是一位美学专家。

我明知封面重要,应聘专门人员设计,但出于节俭,决定自己设计。原想从电脑上撷一二自然物,如一棵树、一条河、

关于封面 ——一本书出版的感触之五 高继恒

一只鸟,或几片云彩,衬以广无漠地的背景,表现天地的浮茫、辽远、博大、深邃,以传达《天地无言》之微旨。可我不会玩电脑,子女们对我的事又不热心,没办法只好采取最俗的一招——将我上世纪80年代的两张老照片派上用场。一张用在封面,是我在天安门照的,穿着呢子大衣,立于秋风之中。广告公司为我做封面的小伙子,把照片上的建筑物全部处理掉,代之以一脉青山,隐约的草木,看上去还蛮有点意思。书名“天地无言”,是四个蓝底白字的大方块,赫然竖排于右侧。封面的左上角,是我的一首仿七绝诗,大抵受“几度夕阳红”的启发。

与封面相对应,封底则是八条汉子,聚在平山顶我的故居前的淇河大堤上,姿态各异,作各种寻寻觅觅。我有一篇散文,就是写这张照片的,其中有著名诗人邓万鹏、罗羽,散文作家张黑吞,那个背对镜头的蹲者就是我。把这么多的人物印在

书上,很有点像古代的绣像小说,在今天的图书中属于罕见。接下来我要做两项工作,选纸型和彩印。我很喜欢作家出版社出版的明清性灵文学丛书和太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20世纪散文精品丛书的封面,为了选这种叫做云彩的进口纸,我又跑了很远很远的路,在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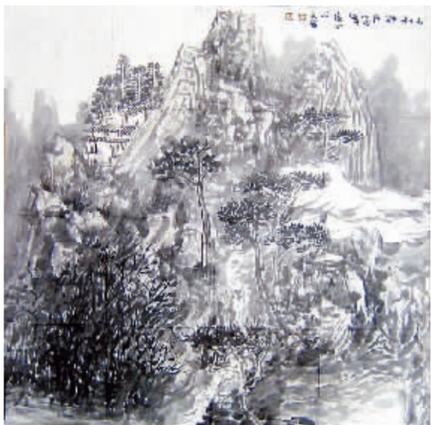
处纸业密集区盘桓数日,才选到可心的云彩。书出后封面,环衬之所以赏心悦目,正是由于云彩的光彩。关于彩印,很费点周折,算是“有惊无险”。我的书封面设计是四色,经人介绍我选定了一家有四色彩印机的小厂。在开印的那天,我来厂监督,为保证进口机器印刷,我特意提前进车间“暗访”,结果大吃一惊:我本为进口而来,但他们给安排了一台国产彩印机。是用国产,还是用进口,双方展开持久的争论,无论对方怎样劝说、保证,我丝毫不为所动。在我强硬的态度面前,那台日本彩色机,终于为我飞转起来,我想那分明是一支胜利的颂歌!

回想一下,如果真的用那台国产,效果会怎样呢?即使不错,我的固执也是对的,因为进口机器毕竟万无一失。又想,当时如果换成另一个人,肯定经受不住那番“攻坚战”,早就被“国产化”了。这次封面彩印,是我“崇洋媚外”思想的大暴露!

平淡是真 简单是美 刘德元

走在人生的长河中,人们总在不断地追求丰富的物质生活和高层次的精神享受,心中便有无数的欲望,于是人们就背离了“平淡是真,简单是美”的那种心境。看似平淡的一句话,又有几人能真正参透其中的奥秘,达到“心静自然凉”的意境?很多时候,人们一直找不到快乐,为了金钱、地位、名利、爱情等,煞费苦心,苦苦寻觅,自寻烦恼。总学不会放弃那些不属于自己的东西,一直执著地坚持心中的那份守候,直到自己伤痕累累才不得不放下。当然执著的人们总是过于痴情,但那份执著只会让自己心痛。当一切时过境迁之后,还会保留多少那样的执著?

生活其实是很容易的,但世事恰恰相反,当前的许多事物,都是以奢华问世,连人的思想言行都是要经过双重考虑。真实的东西是少之又少,看到的净是表面,都不知道是现实影响了人性还是人性改变了现实。也许谁都没有影响谁,而是思想在作怪,人心在作怪,正所谓“世上本无事,庸人自扰之”,一切自扰皆是烦恼的根源。



吉利钟声(国画) 孙远利

很多时候,人之所以活得累,有烦恼,都是因为想得太多,要求得高,将很简单的事情复杂化。一切浮华的事,不过都是表面现象,如闪电般稍纵即逝。所有潮流的东西,也是来得快去得也快,追不上也摸不着。简单的东西,不会使人厌烦。就好像天边几片单调的云彩,徐徐清风吹拂,带来的便是心情舒畅,头脑冷静,能给自己一个清静的思维空间。所谓功名,到最后都归于空无。其实生活的真谛就在于开心地生活着,实实在在的去感受生活的最高境界——平淡才是真,简单就是美!

郑邑旧事 砖牌坊主李王氏

朱永忠

郑州市内有一条砖牌坊街,原名梨花香巷、五道胡同,清乾隆三至四年该街建立砖牌坊,故改现名。但人们对坊主李王氏了解甚少。坊主王氏乃儒生李振业之妻,李永宁之母,李敬勤之祖母。王氏温淑端庄贤惠,十七岁与李振业结婚,六年后丈夫病逝。仅遗一孩不满周岁,还有年迈公婆和未成婚的小姑。王氏年方二十三岁,立志守节尽孝,抚养幼子成

人。王氏“夙勤劳,重振家业,持家训子,宽严并济。公婆有疾,百计为理,默祷天地,愿以身代之,及其善终,尽礼殡葬。”小姑成婚后“家世贫寒,氏为之贵置田亩,馈遗不绝,以慰夫灵,以劝舅姑”。当时“郑州地瘠民贫,诸病多兴,老幼艰于药饵,王(氏)命子倾资购药,施药疗疾,子更曲体母意,广泛救人,数百里内,沾其惠者,盖难以数计。乡里贫穷者,设法周济

之,远近咸以积善人家称之”。王氏守节40余年,兴家立业,教子有方,子刻苦攻读,终入仕途,初任县丞,后升文林郎,孙更是文坛新秀,官至青州知府。群众颂“子则一夔独立,孙更诸英竞秀,此皆氏松柏贞操,兼济生民之所致也。”乾隆三年(1938年)郑州知州张公铨上奏朝廷,表彰王氏。高宗皇帝派表王氏建贞节牌坊,予以表彰。牌坊周砌以砖,有四柱三门,双层挑檐,圣旨牌高嵌正中,壁刻珍禽异兽香卉芳草,格外壮观美丽,群众俗称砖牌坊。后群众怀念王氏之德,即以砖牌坊为街名,遂一直沿用至今。

张错在前言中说:“所谓儿女私情,其实也是家国大事。”而通读了这本《儿女私情》后,对于他的身份却似乎很难界定:究竟是以前父亲的身份来指导从小生长在异国的女儿?还是以炎黄子孙的身份来怀念家?抑或又是以文化后生晚辈的身份来追忆先贤?这种模棱不清的感触,凸显得最鲜明的章节便是《十八弦》,紧跟着是《寻梦》,这两篇随笔遥相呼应,独立开来各具珠玑,却也能揉合成一个整体,如同一副上好的对联。前者说古语者说铜琴,一古一今,一中一外,对比鲜明,相映成趣。《十八弦》笔调厚重,引经据典,清晰的行文脉络使之读起来有“大珠小珠落玉盘”般的舒扬畅快之感。乐理上讲求的匠法与阅历上追求的涵养浑然

新书架

《儿女私情》

传英

一致,这大约便是张错内心游子情殇所感怀的故乡吧。曲调一转至《寻梦》,我们便看到一个父亲的谆谆教诲与舐犊深情。对于女儿的钢琴演出,张错思索:“成长在异国的你如何在练习指法技巧之余,去浸淫于对一种博大精深的文化体系的体验呢?”——而这一句话,正是出现在前一篇的《十八弦》当中。

两篇随笔如此相依相辅,浑然天成。文化脉络里的故国情怀,犹如一丝细线,串联了《儿女私情》的所有篇章。我们看到,《剑问》中的唐淑清剑虽冷冽却能温暖一颗漂泊异乡的心;那不舍的情思也幻化成《怨藕》中那牵连不断的藕丝;而《春意》里的燕子,年年回忆故土的小阳春又何尝不是作者自己的化身呢?四辑文字,恰如一年四季,是起承转合的古典套路,也是生老病死的人生轨迹。在张错笔下,皆化成了小儿女们的款款深情。江苏教育出版社出版

未来路位于金水区境内,北起中州大道(历史上曾叫过东环路,后改叫老107国道),南至航海东路,全长近5000米,道路红线宽50米,双向6车道,可与桐柏路、花园路、紫荆山路相比,是郑州东部南北走向的一条主干道。未来路的命名与迅速崛起的未来大厦有关。最初为配合未来大厦的建设,未来路的修筑北起东环路,南到金水路,长1440米的一段。规划部门给它起了个临时的名叫“未来大道”。原是崎岖不平、尘土飞扬的乡村路,周边都是庄稼地。1994年后,随着河南省实施开发带动战略,郑州建设现代化商贸城步伐加快。选址这块庄稼地东侧筹建起未来大厦。1997年5月,未来大厦建成竣工,楼高25层,87.2米,总建筑面积5万平方米。整个建筑物是按照国际水准,装置有电梯、空调、电信、通讯、信息、保安、消防、卫生等完整的系统服务,是那个年代中原地区首座5A级智能型写字楼。高耸的未来大厦建成后,楼前的宽阔马路也已展现在人们的面前。路修好后,同年12月,市政府命名该路叫“未来路”。道路通,百业兴。未来路的修通招徕了客商云集,有郑州商品

郑州地理 话说未来路

王瑞明

随着未来大厦的到来,郑州城市框架的拉大,短短的一条未来路还是个“断头路”,已适应不了郑州飞速发展的需要。从2003年起,市政府已确定分段打通未来路向南延伸为市政重点工程。先后动迁穿越燕庄、沈庄、凤凰三个城中村,从金水路打通到陇海铁路中段。2006年9月,又从陇海铁路向南打通到航海东路,根据“一路只有一个名字”的原则,仍叫未来路。未来路从北向南全线贯通后,激活了这一区域的巨大商机,又缓解了金水路、紫荆山路、城东路、东明路、郑汴路、中州大道等道路的交通压力。如今这里已呈现出蒸蒸日上新气象。

叶公心中高兴,不免夸赞他几句。应仲明忙恭谦道,未了,道:“正有一事要禀明主君:叶邑缺粮已胜一日,前些日子劝城中富户捐粮,暂时解了燃眉之急,然而粮短缺甚多,务必要从外地购大批粮食,方能维持到新粮入仓。小民已筹算过,购粮所需款项庞大,府库中的财帛恐怕无力支付。”“此事我早已想过了。购入大批粮食,并不需要财帛,消息一经传出,商贾乘机哄抬粮价,局面将越发混乱。你之见,购粮不如借粮,等新粮打下后再再予以奉还。”叶公道。应仲明苦笑:“借粮的主意虽好,可是数目过大,只怕没人肯借。”叶公笑道:“你快去准备车辆,我亲赴叶邑去借粮,这一去定要满载而归。”宛令文种,原是叶公之父沈尹戌的下属,二人交情极好,他一听说借粮,立即答应下来。“我决不会让你来背背亏空!”叶公说,“咱们立下字据,明年一准还清。如有意外,责任全在我一人,就算变卖家产,也不能让账烂掉。”当时文种就命人开仓,用斗斛称量粮食,装到叶公带来的大车上。叶公一事说妥,又想起一事,拉住文种的手,说:“子禽,当日你曾提起范蠡的事,我早已有计较,只是初起叶邑,公务繁杂,无法脱身,今天正好便去见范先生,我为他谋个前程,问问他是否满意?”文种忙问详情,叶公故作神秘,微笑道:“等见了范蠡,自有分晓。”清水边,范蠡头戴一顶竹笠,坐在岸边垂钓,文种上前一把拉住,说道:“少伯,你又躲在这里悠闲垂钓。叶公来此公干,我打算把你推荐给他,也好谋个前程,快过去相见。”范蠡冷笑道:“我不肯在你手下做事,难道会听凭那个叶公随意差遣吗?”“话不是这么讲。”文种说:“宛虽繁华,但我这个宛令跟叶公没法比,他食田封邑,统摄方城之外军事政务,依你的才能,佐助他治理方城之外,日后前程不可限量,总比穷困在此好得多。”范蠡仰天长笑:“我一直到现在还没有饿死呀!”范蠡一向很喜欢和文种开玩笑,“再不济,只好去你府上叨扰了。”文种问:“难道你打算学姜尚,在清水边垂钓终老再出仕?”“什么话,我正在借道!”

慕雨潇不解地看着思琳。思琳:“哥大概想问,这是为什么,其实很简单,这孩子生下来后,人们看见他的第一个感觉就是,这就是被怪人轮奸了的女人生的孩子,于是,人们就努力在孩子的脸上寻找与怪人相象的地方。这丑事会像疮痍一样长死在他的脸上,伴他生活,伴他长大,让他永远羞于抬头见人,甚至让他觉得活着就是一种耻辱。哥,你说这样的孩子让他生下来干什么?”思琳顿了顿:“我不知道你们把那些可怜的女人都嫁到哪里去了,也不知道她们都进了什么样的家庭,但有一点我知道,她们不会得好,得不到一点好。谁也不会忘记她跟黄花草的怪人睡过觉,还是十个,这种事让她的男人,让她男人家的所有人,想起来就感觉像是吃了苍蝇。”慕雨潇哭着喊了一声:“小妹,我求你,别再说了,哥求你,求你了!”思琳从包里拿出写有“慕雨潇”三个字的小纸人,递给慕雨潇,说:“你看着这东西,她们不少人手里都有,天天骂你,咒你,拿刀子扎你,砍你。这个纸人是我,在关家这么长时间,我也是天天骂你,咒你,拿刀子扎你,砍你,比她们任何人都骂得凶,骂得狠,骂得恶毒!”慕雨潇看着那小纸人,痛苦地闭上眼睛。思琳哭了一会,突然说:“哥,你抬起头来。”慕雨潇抬起头,思琳狠狠地打了他一个耳光,说:“这一下,我是替咱爹打的,他从小教了咱们不少做人的道理,讲了不少古代好人好人的故事,你都忘了脑后,多活活,少不要教训你。”思琳说完,又打了慕雨潇一个耳光,说:“这一下,我是替咱娘打的,娘没少跟我讲,你哥是个罕见的人才,将来肯定会出人头的,光宗耀祖,可你现在都在做什么?”思琳说完,再打慕雨潇一个耳光,慕雨潇闭着眼睛受着。思琳说:“这一下,是我替所有被你杀害的姐妹打的。哥,比起她们受的屈辱,遭的罪,打你这一下不为过吧?”慕雨潇还是沉着头,一言不发,却又听见“扑”的一声,他睁开眼睛,见一把匕首已插进妹妹的胸前,他惊叫一声:“小妹!”忙趋前一步,抱住已经往下倒的思琳。慕雨潇看着那小纸人,痛苦地闭上眼睛。慕雨潇哭了一会,突然说:“哥,你抬起头来。”慕雨潇抬起头,思琳狠狠地打了他一个耳光,说:“这一下,我是替咱爹打的,他从小教了咱们不少做人的道理,讲了不少古代好人好人的故事,你都忘了脑后,多活活,少不要教训你。”思琳说完,又打了慕雨潇一个耳光,说:“这一下,我是替咱娘打的,娘没少跟我讲,你哥是个罕见的人才,将来肯定会出人头的,光宗耀祖,可你现在都在做什么?”思琳说完,再打慕雨潇一个耳光,慕雨潇闭着眼睛受着。思琳说:“这一下,是我替所有被你杀害的姐妹打的。哥,比起她们受的屈辱,遭的罪,打你这一下不为过吧?”慕雨潇还是沉着头,一言不发,却又听见“扑”的一声,他睁开眼睛,见一把匕首已插进妹妹的胸前,他惊叫一声:“小妹!”忙趋前一步,抱住已经往下倒的思琳。慕雨潇看着那小纸人,痛苦地闭上眼睛。慕雨潇哭了一会,突然说:“哥,你抬起头来。”慕雨潇抬起头,思琳狠狠地打了他一个耳光,说:“这一下,我是替咱爹打的,他从小教了咱们不少做人的道理,讲了不少古代好人好人的故事,你都忘了脑后,多活活,少不要教训你。”思琳说完,又打了慕雨潇一个耳光,说:“这一下,我是替咱娘打的,娘没少跟我讲,你哥是个罕见的人才,将来肯定会出人头的,光宗耀祖,可你现在都在做什么?”思琳说完,再打慕雨潇一个耳光,慕雨潇闭着眼睛受着。思琳说:“这一下,是我替所有被你杀害的姐妹打的。哥,比起她们受的屈辱,遭的罪,打你这一下不为过吧?”慕雨潇还是沉着头,一言不发,却又听见“扑”的一声,他睁开眼睛,见一把匕首已插进妹妹的胸前,他惊叫一声:“小妹!”忙趋前一步,抱住已经往下倒的思琳。慕雨潇看着那小纸人,痛苦地闭上眼睛。慕雨潇哭了一会,突然说:“哥,你抬起头来。”慕雨潇抬起头,思琳狠狠地打了他一个耳光,说:“这一下,我是替咱爹打的,他从小教了咱们不少做人的道理,讲了不少古代好人好人的故事,你都忘了脑后,多活活,少不要教训你。”思琳说完,又打了慕雨潇一个耳光,说:“这一下,我是替咱娘打的,娘没少跟我讲,你哥是个罕见的人才,将来肯定会出人头的,光宗耀祖,可你现在都在做什么?”思琳说完,再打慕雨潇一个耳光,慕雨潇闭着眼睛受着。思琳说:“这一下,是我替所有被你杀害的姐妹打的。哥,比起她们受的屈辱,遭的罪,打你这一下不为过吧?”慕雨潇还是沉着头,一言不发,却又听见“扑”的一声,他睁开眼睛,见一把匕首已插进妹妹的胸前,他惊叫一声:“小妹!”忙趋前一步,抱住已经往下倒的思琳。慕雨潇看着那小纸人,痛苦地闭上眼睛。慕雨潇哭了一会,突然说:“哥,你抬起头来。”慕雨潇抬起头,思琳狠狠地打了他一个耳光,说:“这一下,我是替咱爹打的,他从小教了咱们不少做人的道理,讲了不少古代好人好人的故事,你都忘了脑后,多活活,少不要教训你。”思琳说完,又打了慕雨潇一个耳光,说:“这一下,我是替咱娘打的,娘没少跟我讲,你哥是个罕见的人才,将来肯定会出人头的,光宗耀祖,可你现在都在做什么?”思琳说完,再打慕雨潇一个耳光,慕雨潇闭着眼睛受着。思琳说:“这一下,是我替所有被你杀害的姐妹打的。哥,比起她们受的屈辱,遭的罪,打你这一下不为过吧?”慕雨潇还是沉着头,一言不发,却又听见“扑”的一声,他睁开眼睛,见一把匕首已插进妹妹的胸前,他惊叫一声:“小妹!”忙趋前一步,抱住已经往下倒的思琳。慕雨潇看着那小纸人,痛苦地闭上眼睛。慕雨潇哭了一会,突然说:“哥,你抬起头来。”慕雨潇抬起头,思琳狠狠地打了他一个耳光,说:“这一下,我是替咱爹打的,他从小教了咱们不少做人的道理,讲了不少古代好人好人的故事,你都忘了脑后,多活活,少不要教训你。”思琳说完,又打了慕雨潇一个耳光,说:“这一下,我是替咱娘打的,娘没少跟我讲,你哥是个罕见的人才,将来肯定会出人头的,光宗耀祖,可你现在都在做什么?”思琳说完,再打慕雨潇一个耳光,慕雨潇闭着眼睛受着。思琳说:“这一下,是我替所有被你杀害的姐妹打的。哥,比起她们受的屈辱,遭的罪,打你这一下不为过吧?”慕雨潇还是沉着头,一言不发,却又听见“扑”的一声,他睁开眼睛,见一把匕首已插进妹妹的胸前,他惊叫一声:“小妹!”忙趋前一步,抱住已经往下倒的思琳。慕雨潇看着那小纸人,痛苦地闭上眼睛。慕雨潇哭了一会,突然说:“哥,你抬起头来。”慕雨潇抬起头,思琳狠狠地打了他一个耳光,说:“这一下,我是替咱爹打的,他从小教了咱们不少做人的道理,讲了不少古代好人好人的故事,你都忘了脑后,多活活,少不要教训你。”思琳说完,又打了慕雨潇一个耳光,说:“这一下,我是替咱娘打的,娘没少跟我讲,你哥是个罕见的人才,将来肯定会出人头的,光宗耀祖,可你现在都在做什么?”思琳说完,再打慕雨潇一个耳光,慕雨潇闭着眼睛受着。思琳说:“这一下,是我替所有被你杀害的姐妹打的。哥,比起她们受的屈辱,遭的罪,打你这一下不为过吧?”慕雨潇还是沉着头,一言不发,却又听见“扑”的一声,他睁开眼睛,见一把匕首已插进妹妹的胸前,他惊叫一声:“小妹!”忙趋前一步,抱住已经往下倒的思琳。慕雨潇看着那小纸人,痛苦地闭上眼睛。慕雨潇哭了一会,突然说:“哥,你抬起头来。”慕雨潇抬起头,思琳狠狠地打了他一个耳光,说:“这一下,我是替咱爹打的,他从小教了咱们不少做人的道理,讲了不少古代好人好人的故事,你都忘了脑后,多活活,少不要教训你。”思琳说完,又打了慕雨潇一个耳光,说:“这一下,我是替咱娘打的,娘没少跟我讲,你哥是个罕见的人才,将来肯定会出人头的,光宗耀祖,可你现在都在做什么?”思琳说完,再打慕雨潇一个耳光,慕雨潇闭着眼睛受着。思琳说:“这一下,是我替所有被你杀害的姐妹打的。哥,比起她们受的屈辱,遭的罪,打你这一下不为过吧?”慕雨潇还是沉着头,一言不发,却又听见“扑”的一声,他睁开眼睛,见一把匕首已插进妹妹的胸前,他惊叫一声:“小妹!”忙趋前一步,抱住已经往下倒的思琳。慕雨潇看着那小纸人,痛苦地闭上眼睛。慕雨潇哭了一会,突然说:“哥,你抬起头来。”慕雨潇抬起头,思琳狠狠地打了他一个耳光,说:“这一下,我是替咱爹打的,他从小教了咱们不少做人的道理,讲了不少古代好人好人的故事,你都忘了脑后,多活活,少不要教训你。”思琳说完,又打了慕雨潇一个耳光,说:“这一下,我是替咱娘打的,娘没少跟我讲,你哥是个罕见的人才,将来肯定会出人头的,光宗耀祖,可你现在都在做什么?”思琳说完,再打慕雨潇一个耳光,慕雨潇闭着眼睛受着。思琳说:“这一下,是我替所有被你杀害的姐妹打的。哥,比起她们受的屈辱,遭的罪,打你这一下不为过吧?”慕雨潇还是沉着头,一言不发,却又听见“扑”的一声,他睁开眼睛,见一把匕首已插进妹妹的胸前,他惊叫一声:“小妹!”忙趋前一步,抱住已经往下倒的思琳。慕雨潇看着那小纸人,痛苦地闭上眼睛。慕雨潇哭了一会,突然说:“哥,你抬起头来。”慕雨潇抬起头,思琳狠狠地打了他一个耳光,说:“这一下,我是替咱爹打的,他从小教了咱们不少做人的道理,讲了不少古代好人好人的故事,你都忘了脑后,多活活,少不要教训你。”思琳说完,又打了慕雨潇一个耳光,说:“这一下,我是替咱娘打的,娘没少跟我讲,你哥是个罕见的人才,将来肯定会出人头的,光宗耀祖,可你现在都在做什么?”思琳说完,再打慕雨潇一个耳光,慕雨潇闭着眼睛受着。思琳说:“这一下,是我替所有被你杀害的姐妹打的。哥,比起她们受的屈辱,遭的罪,打你这一下不为过吧?”慕雨潇还是沉着头,一言不发,却又听见“扑”的一声,他睁开眼睛,见一把匕首已插进妹妹的胸前,他惊叫一声:“小妹!”忙趋前一步,抱住已经往下倒的思琳。慕雨潇看着那小纸人,痛苦地闭上眼睛。慕雨潇哭了一会,突然说:“哥,你抬起头来。”慕雨潇抬起头,思琳狠狠地打了他一个耳光,说:“这一下,我是替咱爹打的,他从小教了咱们不少做人的道理,讲了不少古代好人好人的故事,你都忘了脑后,多活活,少不要教训你。”思琳说完,又打了慕雨潇一个耳光,说:“这一下,我是替咱娘打的,娘没少跟我讲,你哥是个罕见的人才,将来肯定会出人头的,光宗耀祖,可你现在都在做什么?”思琳说完,再打慕雨潇一个耳光,慕雨潇闭着眼睛受着。思琳说:“这一下,是我替所有被你杀害的姐妹打的。哥,比起她们受的屈辱,遭的罪,打你这一下不为过吧?”慕雨潇还是沉着头,一言不发,却又听见“扑”的一声,他睁开眼睛,见一把匕首已插进妹妹的胸前,他惊叫一声:“小妹!”忙趋前一步,抱住已经往下倒的思琳。慕雨潇看着那小纸人,痛苦地闭上眼睛。慕雨潇哭了一会,突然说:“哥,你抬起头来。”慕雨潇抬起头,思琳狠狠地打了他一个耳光,说:“这一下,我是替咱爹打的,他从小教了咱们不少做人的道理,讲了不少古代好人好人的故事,你都忘了脑后,多活活,少不要教训你。”思琳说完,又打了慕雨潇一个耳光,说:“这一下,我是替咱娘打的,娘没少跟我讲,你哥是个罕见的人才,将来肯定会出人头的,光宗耀祖,可你现在都在做什么?”思琳说完,再打慕雨潇一个耳光,慕雨潇闭着眼睛受着。思琳说:“这一下,是我替所有被你杀害的姐妹打的。哥,比起她们受的屈辱,遭的罪,打你这一下不为过吧?”慕雨潇还是沉着头,一言不发,却又听见“扑”的一声,他睁开眼睛,见一把匕首已插进妹妹的胸前,他惊叫一声:“小妹!”忙趋前一步,抱住已经往下倒的思琳。慕雨潇看着那小纸人,痛苦地闭上眼睛。慕雨潇哭了一会,突然说:“哥,你抬起头来。”慕雨潇抬起头,思琳狠狠地打了他一个耳光,说:“这一下,我是替咱爹打的,他从小教了咱们不少做人的道理,讲了不少古代好人好人的故事,你都忘了脑后,多活活,少不要教训你。”思琳说完,又打了慕雨潇一个耳光,说:“这一下,我是替咱娘打的,娘没少跟我讲,你哥是个罕见的人才,将来肯定会出人头的,光宗耀祖,可你现在都在做什么?”思琳说完,再打慕雨潇一个耳光,慕雨潇闭着眼睛受着。思琳说:“这一下,是我替所有被你杀害的姐妹打的。哥,比起她们受的屈辱,遭的罪,打你这一下不为过吧?”慕雨潇还是沉着头,一言不发,却又听见“扑”的一声,他睁开眼睛,见一把匕首已插进妹妹的胸前,他惊叫一声:“小妹!”忙趋前一步,抱住已经往下倒的思琳。慕雨潇看着那小纸人,痛苦地闭上眼睛。慕雨潇哭了一会,突然说:“哥,你抬起头来。”慕雨潇抬起头,思琳狠狠地打了他一个耳光,说:“这一下,我是替咱爹打的,他从小教了咱们不少做人的道理,讲了不少古代好人好人的故事,你都忘了脑后,多活活,少不要教训你。”思琳说完,又打了慕雨潇一个耳光,说:“这一下,我是替咱娘打的,娘没少跟我讲,你哥是个罕见的人才,将来肯定会出人头的,光宗耀祖,可你现在都在做什么?”思琳说完,再打慕雨潇一个耳光,慕雨潇闭着眼睛受着。思琳说:“这一下,是我替所有被你杀害的姐妹打的。哥,比起她们受的屈辱,遭的罪,打你这一下不为过吧?”慕雨潇还是沉着头,一言不发,却又听见“扑”的一声,他睁开眼睛,见一把匕首已插进妹妹的胸前,他惊叫一声:“小妹!”忙趋前一步,抱住已经往下倒的思琳。慕雨潇看着那小纸人,痛苦地闭上眼睛。慕雨潇哭了一会,突然说:“哥,你抬起头来。”慕雨潇抬起头,思琳狠狠地打了他一个耳光,说:“这一下,我是替咱爹打的,他从小教了咱们不少做人的道理,讲了不少古代好人好人的故事,你都忘了脑后,多活活,少不要教训你。”思琳说完,又打了慕雨潇一个耳光,说:“这一下,我是替咱娘打的,娘没少跟我讲,你哥是个罕见的人才,将来肯定会出人头的,光宗耀祖,可你现在都在做什么?”思琳说完,再打慕雨潇一个耳光,慕雨潇闭着眼睛受着。思琳说:“这一下,是我替所有被你杀害的姐妹打的。哥,比起她们受的屈辱,遭的罪,打你这一下不为过吧?”慕雨潇还是沉着头,一言不发,却又听见“扑”的一声,他睁开眼睛,见一把匕首已插进妹妹的胸前,他惊叫一声:“小妹!”忙趋前一步,抱住已经往下倒的思琳。慕雨潇看着那小纸人,痛苦地闭上眼睛。慕雨潇哭了一会,突然说:“哥,你抬起头来。”慕雨潇抬起头,思琳狠狠地打了他一个耳光,说:“这一下,我是替咱爹打的,他从小教了咱们不少做人的道理,讲了不少古代好人好人的故事,你都忘了脑后,多活活,少不要教训你。”思琳说完,又打了慕雨潇一个耳光,说:“这一下,我是替咱娘打的,娘没少跟我讲,你哥是个罕见的人才,将来肯定会出人头的,光宗耀祖,可你现在都在做什么?”思琳说完,再打慕雨潇一个耳光,慕雨潇闭着眼睛受着。思琳说:“这一下,是我替所有被你杀害的姐妹打的。哥,比起她们受的屈辱,遭的罪,打你这一下不为过吧?”慕雨潇还是沉着头,一言不发,却又听见“扑”的一声,他睁开眼睛,见一把匕首已插进妹妹的胸前,他惊叫一声:“小妹!”忙趋前一步,抱住已经往下倒的思琳。慕雨潇看着那小纸人,痛苦地闭上眼睛。慕雨潇哭了一会,突然说:“哥,你抬起头来。”慕雨潇抬起头,思琳狠狠地打了他一个耳光,说:“这一下,我是替咱爹打的,他从小教了咱们不少做人的道理,讲了不少古代好人好人的故事,你都忘了脑后,多活活,少不要教训你。”思琳说完,又打了慕雨潇一个耳光,说:“这一下,我是替咱娘打的,娘没少跟我讲,你哥是个罕见的人才,将来肯定会出人头的,光宗耀祖,可你现在都在做什么?”思琳说完,再打慕雨潇一个耳光,慕雨潇闭着眼睛受着。思琳说:“这一下,是我替所有被你杀害的姐妹打的。哥,比起她们受的屈辱,遭的罪,打你这一下不为过吧?”慕雨潇还是沉着头,一言不发,却又听见“扑”的一声,他睁开眼睛,见一把匕首已插进妹妹的胸前,他惊叫一声:“小妹!”忙趋前一步,抱住已经往下倒的思琳。慕雨潇看着那小纸人,痛苦地闭上眼睛。慕雨潇哭了一会,突然说:“哥,你抬起头来。”慕雨潇抬起头,思琳狠狠地打了他一个耳光,说:“这一下,我是替咱爹打的,他从小教了咱们不少做人的道理,讲了不少古代好人好人的故事,你都忘了脑后,多活活,少不要教训你。”思琳说完,又打了慕雨潇一个耳光,说:“这一下,我是替咱娘打的,娘没少跟我讲,你哥是个罕见的人才,将来肯定会出人头的,光宗耀祖,可你现在都在做什么?”思琳说完,再打慕雨潇一个耳光,慕雨潇闭着眼睛受着。思琳说:“这一下,是我替所有被你杀害的姐妹打的。哥,比起她们受的屈辱,遭的罪,打你这一下不为过吧?”慕雨潇还是沉着头,一言不发,却又听见“扑”的一声,他睁开眼睛,见一把匕首已插进妹妹的胸前,他惊叫一声:“小妹!”忙趋前一步,抱住已经往下倒的思琳。慕雨潇看着那小纸人,痛苦地闭上眼睛。慕雨潇哭了一会,突然说:“哥,你抬起头来。”慕雨潇抬起头,思琳狠狠地打了他一个耳光,说:“这一下,我是替咱爹打的,他从小教了咱们不少做人的道理,讲了不少古代好人好人的故事,你都忘了脑后,多活活,少不要教训你。”思琳说完,又打了慕雨潇一个耳光,说:“这一下,我是替咱娘打的,娘没少跟我讲,你哥是个罕见的人才,将来肯定会出人头的,光宗耀祖,可你现在都在做什么?”思琳说完,再打慕雨潇一个耳光,慕雨潇闭着眼睛受着。思琳说:“这一下,是我替所有被你杀害的姐妹打的。哥,比起她们受的屈辱,遭的罪,打你这一下不为过吧?”慕雨潇还是沉着头,一言不发,却又听见“扑”的一声,他睁开眼睛,见一把匕首已插进妹妹的胸前,他惊叫一声:“小妹!”忙趋前一步,抱住已经往下倒的思琳。慕雨潇看着那小纸人,痛苦地闭上眼睛。慕雨潇哭了一会,突然说:“哥,你抬起头来。”慕雨潇抬起头,思琳狠狠地打了他一个耳光,说:“这一下,我是替咱爹打的,他从小教了咱们不少做人的道理,讲了不少古代好人好人的故事,你都忘了脑后,多活活,少不要教训你。”思琳说完,又打了慕雨潇一个耳光,说:“这一下,我是替咱娘打的,娘没少跟我讲,你哥是个罕见的人才,将来肯定会出人头的,光宗耀祖,可你现在都在做什么?”思琳说完,再打慕雨潇一个耳光,慕雨潇闭着眼睛受着。思琳说:“这一下,是我替所有被你杀害的姐妹打的。哥,比起她们受的屈辱,遭的罪,打你这一下不为过吧?”慕雨潇还是沉着头,一言不发,却又听见“扑”的一声,他睁开眼睛,见一把匕首已插进妹妹的胸前,他惊叫一声:“小妹!”忙趋前一步,抱住已经往下倒的思琳。慕雨潇看着那小纸人,痛苦地闭上眼睛。慕雨潇哭了一会,突然说:“哥,你抬起头来。”慕雨潇抬起头,思琳狠狠地打了他一个耳光,说:“这一下,我是替咱爹打的,他从小教了咱们不少做人的道理,讲了不少古代好人好人的故事,你都忘了脑后,多活活,少不要教训你。”思琳说完,又打了慕雨潇一个耳光,说:“这一下,我是替咱娘打的,娘没少跟我讲,你哥是个罕见的人才,将来肯定会出人头的,光宗耀祖,可你现在都在做什么?”思琳说完,再打慕雨潇一个耳光,慕雨潇闭着眼睛受着。思琳说:“这一下,是我替所有被你杀害的姐妹打的。哥,比起她们受的屈辱,遭的罪,打你这一下不为过吧?”慕雨潇还是沉着头,一言不发,却又听见“扑”的一声,他睁开眼睛,见一把匕首已插进妹妹的胸前,他惊叫一声:“小妹!”忙趋前一步,抱住已经往下倒的思琳。慕雨潇看着那小纸人,痛苦地闭上眼睛。慕雨潇哭了一会,突然说:“哥,你抬起头来。”慕雨潇抬起头,思琳狠狠地打了他一个耳光,说:“这一下,我是替咱爹打的,他从小教了咱们不少做人的道理,讲了不少古代好人好人的故事,你都忘了脑后,多活活,少不要教训你。”思琳说完,又打了慕雨潇一个耳光,说:“这一下,我是替咱娘打的,娘没少跟我讲,你哥是个罕见的人才,将来肯定会出人头的,光宗耀祖,可你现在都在做什么?”思琳说完,再打慕雨潇一个耳光,慕雨潇闭着眼睛受着。思琳说:“这一下,是我替所有被你杀害的姐妹打的。哥,比起她们受的屈辱,遭的罪,打你这一下不为过吧?”慕雨潇还是沉着头,一言不发,却又听见“扑”的一声,他睁开眼睛,见一把匕首已插进妹妹的胸前,他惊叫一声:“小妹!”忙趋前一步,抱住已经往下倒的思琳。慕雨潇看着那小纸人,痛苦地闭上眼睛。慕雨潇哭了一会,突然说:“哥,你抬起头来。”慕雨潇抬起头,思琳狠狠地打了他一个耳光,说:“这一下,我是替咱爹打的,他从小教了咱们不少做人的道理,讲了不少古代好人好人的故事,你都忘了脑后,多活活,少不要教训你。”思琳说完,又打了慕雨潇一个耳光,说:“这一下,我是替咱娘打的,娘没少跟我讲,你哥是个罕见的人才,将来肯定会出人头的,光宗耀祖,可你现在都在做什么?”思琳说完,再打慕雨潇一个耳光,慕雨潇闭着眼睛受着。思琳说:“这一下,是我替所有被你杀害的姐妹打的。哥,比起她们受的屈辱,遭的罪,打你这一下不为过吧?”慕雨潇还是沉着头,一言不发,却又听见“扑”的一声,他睁开眼睛,见一把匕首已插进妹妹的胸前,他惊叫一声:“小妹!”忙趋前一步,抱住已经往下倒的思琳。慕雨潇看着那小纸人,痛苦地闭上眼睛。慕雨潇哭了一会,突然说:“哥,你抬起头来。”慕雨潇抬起头,思琳狠狠地打了他一个耳光,说:“这一下,我是替咱爹打的,他从小教了咱们不少做人的道理,讲了不少古代好人好人的故事,你都忘了脑后,多活活,少不要教训你。”思琳说完,又打了慕雨潇一个耳光,说:“这一下,我是替咱娘打的,娘没少跟我讲,你哥是个罕见的人才,将来肯定会出人头的,光宗耀祖,可你现在都在做什么?”思琳说完,再打慕雨潇一个耳光,慕雨潇闭着眼睛受着。思琳说:“这一下,是我替所有被你杀害的姐妹打的。哥,比起她们受的屈辱,遭的罪,打你这一下不为过吧?”慕雨潇还是沉着头,一言不发,却又听见“扑”的一声,他睁开眼睛,见一把匕首已插进妹妹的胸前,他惊叫一声:“小妹!”忙趋前一步,抱住已经往下倒的思琳。慕雨潇看着那小纸人,痛苦地闭上眼睛。慕雨潇哭了一会,突然说:“哥,你抬起头来。”慕雨潇抬起头,思琳狠狠地打了他一个耳光,说:“这一下,我是替咱爹打的,他从小教了咱们不少做人的道理,讲了不少古代好人好人的故事,你都忘了脑后,多活活,少不要教训你。”思琳说完,又打了慕雨潇一个耳光,说:“这一下,我是替咱娘打的,娘没少跟我讲,你哥是个罕见的人才,将来肯定会出人头的,光宗耀祖,可你现在都在做什么?”思琳说完,再打慕雨潇一个耳光,慕雨潇闭着眼睛受着。思琳说:“这一下,是我替所有被你杀害的姐妹打的。哥,比起她们受的屈辱,遭的罪,打你这一下不为过吧?”慕雨潇还是沉着头,一言不发,却又听见“扑”的一声,他睁开眼睛,见一把匕首已插进妹妹的胸前,他惊叫一声:“小妹!”忙趋前一步,抱住已经往下倒的思琳。慕雨潇看着那小纸人,痛苦地闭上眼睛。慕雨潇哭了一会,突然说:“哥,你抬起头来。”慕雨潇抬起头,思琳狠狠地打了他一个耳光,说:“这一下,我是替咱爹打的,他从小教了咱们不少做人的道理,讲了不少古代好人好人的故事,你都忘了脑后,多活活,少不要教训你。”思琳说完,又打了慕雨潇一个耳光,说:“这一下,我是替咱娘打的,娘没少跟我讲,你哥是个罕见的人才,将来肯定会出人头的,光宗耀祖,可你现在都在做什么?”思琳说完,再打慕雨潇一个耳光,慕雨潇闭着眼睛受着。思琳说:“这一下,是我替所有被你杀害的姐妹打的。哥,比起她们受的屈辱,遭的罪,打你这一下不为过吧?”慕雨潇还是沉着头,一言不发,却又听见“扑”的一声,他睁开眼睛,见一把匕首已插进妹妹的胸前,他惊叫一声:“小妹!”忙趋前一步,抱住已经往下倒的思琳。慕雨潇看着那小纸人,痛苦地闭上眼睛。慕雨潇哭了一会,突然说:“哥,你抬起头来。”慕雨潇抬起头,思琳狠狠地打了他一个耳光,说:“这一下,我是替咱爹打的,他从小教了咱们不少做人的道理,讲了不少古代好人好人的故事,你都忘了脑后,多活活,少不要教训你。”思琳说完,又打了慕雨潇一个耳光,说:“这一下,我是替咱娘打的,娘没少跟我讲,你哥是个罕见的人才,将来肯定会出人头的,光宗耀祖,可你现在都在做什么?”思琳说完,再打慕雨潇一个耳光,慕雨潇闭着眼睛受着。思琳说:“这一下,是我替所有被你杀害的姐妹打的。哥,比起她们受的屈辱,遭的罪,打你这一下不为过吧?”慕雨潇还是沉着头,一言不发,却又听见“扑”的一声,他睁开眼睛,见一把匕首已插进妹妹的胸前,他惊叫一声:“小妹!”忙趋前一步,抱住已经往下倒的思琳。慕雨潇看着那小纸人,痛苦地闭上眼睛。慕雨潇哭了一会,突然说:“哥,你抬起头来。”慕雨潇抬起头,思琳狠狠地打了他一个耳光,说:“这一下,我是替咱爹打的,他从小教了咱们不少做人的道理,讲了不少古代好人好人的故事,你都忘了脑后,多活活,少不要教训你。”思琳说完,又打了慕雨潇一个耳光,说:“这一下,我是替咱娘打的,娘没少跟我讲,你哥是个罕见的人才,将来肯定会出人头的,光宗耀祖,可你现在都在做什么?”思琳说完,再打慕雨潇一个耳光,慕雨潇闭着眼睛受着。思琳说:“这一下,是我替所有被你杀害的姐妹打的。哥,比起她们受的屈辱,遭的罪,打你这一下不为过吧?”慕雨潇还是沉着头,一言不发,却又听见“扑”的一声,他睁开眼睛,见一把匕首已插进妹妹的胸前,他惊叫一声:“小妹!”忙趋前一步,抱住已经往下倒的思琳。慕雨潇看着那小纸人,痛苦地闭上眼睛。慕雨潇哭了一会